

火翅蝠

[加拿大] 肯尼思·奥培尔 著 涵滢 译



译林出版社
YILIN PRESS



本书
获加拿大
克里斯先生
童书奖



前言

肯尼思·奥培尔

我有个朋友，是个真正的蝙蝠迷，他知道好多有关蝙蝠的知识，他甚至给蝙蝠们建了“蝙蝠箱”，是用木头做的一个个巢，把它们高高地钉在树上。我想是他的热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开始阅读有关蝙蝠的书籍，很快我就迷上了世界各地描述蝙蝠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描述了蝙蝠的起源，它们为什么只在夜间飞行，以及它们和其他动物之间有什么联系，蝙蝠究竟是鸟类还是走兽。我很快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欧洲社会，传统上蝙蝠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恐惧的动物，当然，有些种类的蝙蝠看上去非常可怕（甚至比我见过的怪面兽还要丑陋），但是另外一些种类，比如北美地区的一些蝙蝠，当然还有本书中的主人公们，则更像是长了翅膀的漂亮老鼠。

我惊叹蝙蝠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动物（尽管人们向来认为它们什么也看不见，其实它们的视力相当不错），虽然只能看到白与黑两种颜色，但有了回声定位系统的帮助，它们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一样迁徙。但是没有谁真正知道它们是如何在万里征途中找到它们的正确方向的，据说有些蝙蝠还能飞越海洋。

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创造一个幻想新世界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我又给这部小说加进了原有的神话以及不同的专业知识，并加进了若干的魔幻色彩。我喜欢接受这种创造一个黑白世界的挑战，我描述了蝙蝠的声波视图以及它们用来迁徙的鸣声图谱，我还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将许多人认为“丑陋的”、“可怕的”这种动

物塑造成有趣的、迷人的角色。我也曾经写过其他的许多动物,而且这些动物都很让人喜爱,比如说马、老鼠、兔子、猪,甚至蜘蛛,但是孩子们会认同蝙蝠吗?



第 1 章

格里芬

白天下过了雨，此刻，在一钩弯弯的明月下面，森林在雾霭中呈现出一片银色。雨后的一切总是更好闻，格里芬一边这么想，一边轻快、平稳地飞过潮湿的夏季空间。土壤的芬芳气息、腐烂树叶和动物粪便的臭气从森林的地面上升起。在他掠过树梢顶端时，树脂的浓郁香气从松树和柏树间飘荡上来。

一种他以前从未闻到过的气味突然冒了出来，那是一种不属于森林的气味。格里芬感到自己的毛倒竖了起来，他张开鼻孔再次嗅了嗅，但那气味此时已经消失了。也许只是远处一只臭鼬渐渐消失的踪迹。那气味比较刺鼻，但是不知怎的，他感到更热、更危险。他将那气味在记忆中收藏起来，这样他可以在日出后回到老树洞时描述给他母亲听。然后，他斜过翅膀，调整好路线，向他最喜爱的狩猎地飞去。

那棵巨大的糖枫树占据了山谷中的一处小高地，它的树冠比附近所有的树都伸展得更宽、更高。除了老树洞，这里是森林中格里芬最喜爱的地方。他喜爱月光将树叶洗成半透明的那种颜色，当一阵劲风吹起，那些树叶看上去、听上去都像是有一千只蝙蝠在同时起飞。

格里芬在上空低低地盘旋着，发射出声波，反射回来的声波在他的脑海中描绘出那树的树冠，比他眼睛所能看到的要更加详细。他能看见每一根树枝、树梢和每一个嫩芽，甚至是树叶的脉络。

当然，还有毛毛虫。

它们到处都是。这棵枫树和森林中许多其他的树一样，被虫蛀了。有毒的毛毛虫，就是它们，已经吃掉了树木的一半树叶。这个星期的每个晚上，格里芬都到这里来进食，但是每个晚上那儿的毛毛虫都似乎和前一个晚上一样多。看看它们，一定有数百条！他的胃发出了一声饥饿的咕噜。

他整整双翼，翻转身体开始急俯冲，一边向前发射着声波。第一条毛毛虫他是用尾膜从一根枝条上一下子铲落的，他轻弹了一下自己的翅膀，直接将它送入张开的口中。他俯身钻过一根树枝，翻转着飞过去，猛咬住另外两只悬挂在丝上的毛毛虫。还有一只毛毛虫蜷曲在附近的一片叶子上，格里芬疾飞到近前，然后猛拍一下翅梢，将它一下子从树叶上弹下来，在半空中吞下了它。吞下它们后，他感觉有点毛刺刺的，还有一点点酸酸的余味，但是慢慢就会习惯的。

“你不觉得厌烦吗？”

格里芬抬起头，看见了卢娜，她是新生的银翅蝠中的一只，正和他并肩猛扑下来。

“它们的味道没那么差。”他说。

格里芬觉得自己很能干。毛毛虫是贪婪的食者，他母亲说，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们会吞掉半个森林。这一点曾让格里芬万分惊慌，他不希望他的森林——特别是他最心爱的糖枫树——被剥得精光。一幅可怕的景象曾经展现在他眼前。没有树木，土壤会被冲走，而没有了土壤，什么都长不出来，没有地方可以栖息，没有东西可以吃，所有的银翅蝠都很可能饿死，或者不得不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家园！

所以，格里芬要拼命吃毛毛虫。

他每吞下一条，都是在帮助避免灾难，反正他是这么看的。但是他没有告诉卢娜这些，因为她认为他已经够古怪的了。

一只美味的胖虎蛾拍翅飞了过去，离他的鼻子只有几公分，格



里芬放过了它。

“你不想吃它？”卢娜惊讶地问。

“那是你的了。”他告诉她。而她已经离开，追着她的猎物冲进了树丛中。

格里芬钦佩她那急转倾侧穿过密集树枝的娴熟技巧。他曾经有一两次试图捕捉过虎蛾，但他不善于此。它们会散播自己的声波，扰乱你的视图，似乎有一大群蛾子全都向不同方向冲刺，你会去追逐一个幻象，结果啪的一声撞到树上。太不值了。还有，他不是最优秀的飞行员，他的翅膀太长，在森林中颇觉笨拙，无法迅速地动作。而且，森林下面的地面上还有野兽：熊、山猫及狐狸。他更愿意留在高处，在这里他可以看清一切。他并不介意吃蚊子、小虫和飞蛾。

让人厌烦的虫子，卢娜会说。格里芬放眼看去，最后瞥到她的身影，她很快便消失在树叶间了。他希望她等会儿能回来。

在他的下方，一片枫树叶上的露珠闪着光，他在栖息下来之前先小心地察看了附近的树枝。更低一些的地方有一窝小鸟，但它们都在睡觉，而且无论如何，鸟类已经不再袭击蝙蝠了，所以这地方似乎够安全的。他稳住身体，又翻转成倒挂姿势，并用后爪抓住树枝，不停地舔着树叶上明亮的水珠。

“你为什么不直接从小溪中喝水？”卢娜问道，她拍打着翅膀落在他的身旁。

“你永远都不知道水面下有什么。”格里芬神秘地答道。

“当然知道。有鱼！”

“对。但是据我所听说的，它们有些会长得相当大，而没什么东西能阻止它们就那么跳起来……”

“跳起来？”

“跳起来，对，一下子跳出水面，并把我们一起拉进水中。”

“一条鱼吗？”

“嗯，一条大鱼，怎么会？”

“鱼是不吃蝙蝠的，格里芬。”

“他们是那么说的。”

“像你这样一定很累。”卢娜说道，并且还咯咯地笑。格里芬注意到了，她喜欢听他说些担心的话，她似乎认为这很有趣。她不常和他呆在一起，也不像她一样勇敢和爱冒险，但她似乎还是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他对此非常感激。不过，她有上百个朋友，他这么单独和她在一起是很难得的。通常她的周围都会有六七只新生蝙蝠围着。

卢娜的长耳朵竖了起来，她敏捷地向前一跳，抓住了上方树枝上的一只螻蛄。格里芬竖起脑袋，在她松开它翅膀的时候审视着这只昆虫。

“你知道，”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吃的大多数东西其实并不都那么开胃。我是说，如果你真的停下来，并且看看它，所有那些动来动去的腿，还有那触角在你吞下去的时候搔着你的喉咙……”

“好了，好了，”卢娜咯咯笑着说，“你快让我噎住了。”

随着一阵翅膀的扇动，另外三只新生蝙蝠靠近降落了，一面问他们问着好。他们是斯嘉、诺望和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吃得那么饱，栖息下来后树枝都被压弯了，还上下弹了几下。格里芬知道他们过来是因为卢娜。如果只有他独自挂在这里，根本别想让他们来。倒不是因为他们讨厌他，他们可能很少会想到他，也说不上讨厌他，他们只是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枯燥乏味，格里芬想道，他们就是这么看他的。他们是对的，他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不是个特别好的飞行家或猎手，他几乎从不参加他们的游戏。他为什么要参加？他们似乎只想做些荒唐、危险的事情。现在，这些小毛球全挤了进来，叽叽喳喳地同时对卢娜说开了。斯嘉谈论着他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看到的一只驼鹿；诺望讲述着他飞得如何快，风才追到他的尾巴；而福斯塔夫则絮叨



着他吃掉的所有那些虫子，什么品种，在哪里找到，每个的滋味怎样。卢娜似乎能倾听每个人的诉说，并回应着，几乎面面俱到。

一个人的时候，格里芬从不觉得孤单，然而现在，在其他新生蝙蝠中间，他感到孤单了。他不太像他们，他甚至连外形都不像他们，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一只银翅蝠。他们的毛皮滑润、发黑，夹满了银色，而他的毛大部分是黑色的，在背上和胸部横着一条条锯齿状的明亮色彩。这明亮的部分来自他的母亲——一只闪翅蝠。他的父亲是一只银翅蝠，但是他似乎像母亲的地方更多。和她一样，他的毛比银翅蝠的要长要厚，而他耳朵的形状也不同，较圆较小，贴近头部。他的翅膀比其他新生蝙蝠的要长要窄，但这并不是个优点，因为它们在他身上还是太大，使他在森林中飞起来又慢又不平稳。

“嗨，卢娜，”诺望轻声说，“看。”

格里芬也放眼看去，只见一只猫头鹰停歇在几棵树外的一根粗树枝上。尽管他们现在和猫头鹰和平相处了，看见猫头鹰，还是有一阵恐惧的颤栗穿透格里芬的全身。他们实在太大了，有他四倍大，长着锋利的爪子和钩形的喙，那生来就是用于撕扯并啄碎猎物的。格里芬的母亲还是让他们避开猫头鹰。他们确实是相安无事了，但那并不顺理成章地就能使他们成为朋友，所有的母亲们都这么说。此时，猫头鹰巨大的脑袋转动着，用圆月般的眼睛盯住了他们。

“你想玩吗？”斯嘉问卢娜。

猫头鹰游戏是卢娜的发明，而它让格里芬害怕，就是看谁能在同一根树枝上停得离猫头鹰最近，并在起飞之前在那里停留整整十秒钟。几个星期前，卢娜靠到了两个翅膀伸开那么近，还没有谁能做得更好。

“当然，”卢娜说，“我是时刻准备好了的。”

“我也是。”诺望说。

“也算我一个。”斯嘉说。

“好吧。”福斯塔夫赞同道，“但是时间不能太长，我快饿死了。”

格里芬正希望他们能忘记他的存在，但是卢娜转向了他。“格里芬？”

他知道她是好意，她不是想取笑他，只是想带他一起玩。他摇摇头，突然瞥到斯嘉丢给诺望一个得意的笑，像是在说，有什么新鲜的呢？

“嗯，那只老猫头鹰看上去又胖又傻，”卢娜活泼地说，“我估计我可以靠到一翅膀远。你看呢，格里芬，我能做到吗？”

“我肯定你能，”他说，“但是——”

“但是什么？”她问道。格里芬能听到其他新生蝙蝠在不耐烦地叹着气，但是卢娜的眼中确实有一种愉快的火花。“最糟糕会怎样呢？”她想知道。

格里芬几乎要笑起来了，这个他可擅长。“最糟糕？嗯，据我看来，你飞近前去，停歇下来，只有一翅膀距离。也许这只猫头鹰恨蝙蝠，或者可能他今天晚上的脾气实在不好，或许他太饿了，他估计没有人会注意到森林中少了一只新生银翅蝠。你离得那么近，他能在你还来不及眨眼时就突然抓住你，将你一下子就吞进他的喉咙里，然后你就被吐出来，成了一小把骨头和牙齿。”

“这真恶心！”斯嘉说道。

“是啊，不过他们就是那么吃东西的。”格里芬相当满意地说，“而且直到两年以前，他们都是那么对付蝙蝠的。”

卢娜点点头，咧嘴笑着。“是的，这大概就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祝我好运吧！”

她屈起腿准备起飞，令格里芬备感安慰的是，那猫头鹰先飞了。他伸展硕大的翅膀，从枝头飞起，然后悄然无声地飞进了森林中。

诺望责备地看着格里芬，酸溜溜地说：“你说得太多了。”

“格里芬很能说，”卢娜告诉其他新生蝙蝠，“他有趣极了。”斯嘉、诺望和福斯塔夫都看着格里芬，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对这说法考虑了一秒钟，然后转回向卢娜，开始谈论他们接下来该做些什么。格里芬给了她一个感激的微笑。

突然他的鼻孔猛地抽动了一下。“你们闻到了吗？”他问道。

只有卢娜听见了。“什么？”

“我早先就闻到过……”格里芬一边嗅着，一边从树枝上猛扑下来，试图跟踪那气味。这并不难。那气味此时更强了，但绝对不是臭鼬发出的。他攀升到树冠之上，高兴地看着卢娜在他身后飞着。再继续爬升，他将脸朝向风，再次呼吸，然后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在遥远的西方，一线黑色的烟雾飘升到森林的上方，随风逐渐散开。格里芬向树梢看去，然后又看进森林。透过渐起的薄雾，越过一丛松枝，他看到了一个摇曳着的亮光。

“火。”他悄声对卢娜说。他从没有见过火，但是他听到过很多。火不会凭空而来，它是被点燃的，被人类，被闪电，但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电闪雷鸣了。

这时，另外三只新生蝙蝠正拍着双翼向他们飞来，福斯塔夫一边笨拙地飞着，一边抱怨着他有多么饿。然后他们都看见了那光亮在森林深处舞动着。

“也许这是猫头鹰保存火的秘密地点之一。”斯嘉对卢娜说。

正如他们都知道的，很久以前，猫头鹰从人类那里偷来了火种，并让它燃烧着保存在北方森林里各处隐秘的巢中。

“如果我们都能看见，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卢娜说道。

“肯定是人类。”格里芬说，他同时感到了一阵战栗。

“我们去看看。”卢娜说。

“对，”斯嘉赞同道，“来吧。”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告诉妈妈？”格里芬担忧地问道。人类是危险的，大家都知道他们对蝙蝠做的那些事。

“我们回去的时候会告诉她们的。”卢娜说，“只要扑扇几百下翅膀就能飞过去了。”这时她不耐烦地说道，“来吧，格里芬。”

“哎，如果他想留，就让他留下来好了。”诺望说，这话听上去更像是在打发人。像往常一样，他扫了他们的兴。格里芬转向东方，辨别出老树洞的顶端。它看上去已经离得很远了，而他们现在还要飞得更远。

他希望自己能像卢娜那样毫不畏惧。他有时试图表现得勇敢些，但他没有勇气。他一直提心吊胆的，他觉得一切事情都可能会变得很糟糕。他的母亲不应该给他取名叫格里芬，当他问她那是什么意思时，她说那是一种半鹰半狮的、既勇敢又强大的生物。现在这似乎像是一个讽刺了，他闷闷不乐地想，真该被叫作杂草或嫩枝之类的。

他瞥了卢娜一眼，她看上去真的很失望。他咬咬牙，今天晚上他已经说了一次“不”了，他不能接连两次丢脸。

“好吧，”他说，“但是，只看一眼，行吗？”

下面的空地上，一小堆火在一圈石头中间燃烧着，旁边坐着两个庞大的生物，格里芬知道那一定是人类。他的母亲曾经给他描述过他们，但是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他们。卢娜的目光移向一根高树枝，格里芬紧随其后，飞向其他蝙蝠停歇的地方。

“他们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卢娜说道。

格里芬知道他们不应该到这里来，他母亲总是告诉他，如果看见人类在森林中，他应该立即发出警报。他克制着膝盖的颤抖，看着人类将东西从火中移进移出。奇怪的是，是那火最让他着迷，他的目光总是被它吸引，它催眠般地向上舔舐着，一些微粒像彗星那样弹射出去。

“他们看上去没那么可怕。”诺望说。

“我们应该回老树洞去报告。”格里芬说道。

“他们只有两个。”斯嘉轻蔑地说。



“是啊！但是，只两个人就抓住了我妈妈，”格里芬反驳道，“他们在一条小溪上布了一张网，抓住她，并把她绑了起来。”

他注意到他们都在听他说话，他们在他谈论他父母的时候还是比较关注的。

“他们没有伤害她，对吗？”卢娜说。

“是的，没有。”

“对了，”诺望兴奋地说，他又转向斯嘉和福斯塔夫，“但别忘了其他那些人，他们诱捕了人造森林中的所有蝙蝠，并把会爆炸的金属片放在他们的肚子上，然后将他们丢进丛林中！”

这下三只蝙蝠都同时说了起来，重述着小不点惊人的历险，就好像他们都忘记了格里芬是小不点的儿子。格里芬皱着眉头，觉得他们不知怎的偷走了他的故事，把它们当做属于所有人的东西。但是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在聚居地的回声密室中，他父亲的故事永远在球形的墙壁间回响着，作为银翅蝠历史的一部分。也许他并没有任何特权去单独拥有这些故事。

他一点儿都不像他的父亲，从他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一切。他的母亲是一个英雄，而他的父亲简直就是一个传奇。他打败了钩子和其他的食肉蝠，和猫头鹰和平相处，为银翅蝠们夺回了太阳。如果他父亲的神奇事迹再多一些，整个回声密室就会给撑爆了。一开始从他妈妈那里，从长老们那里，有时候是从其他新生蝙蝠那里听到所有这些故事时，他把他爸爸想像成了一个巨人，展开双翼能遮去月亮。然后，他听说他爸爸生下来时是一个发育不全的矮子。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更糟糕。

一个矮子，还仍然勇敢而无畏。在比格里芬大不了多少的时候，他爸爸就已经偷看过太阳，飞得比猫头鹰还快，造访过回声密室，试图挽救着了火的老树洞，在一次风暴中被吹到海上并活了下来。格里芬还没有过任何历险，没有任何英勇事迹。他所经历过

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大概就是有一只松鼠用一个坚果砸他,但没有砸中。

再过大约四个星期,他们就要开始南迁到越冬巢去,并和雄蝙蝠们在石堡会合,他将第一次见到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会见到什么?一只长着怪毛的小蝙蝠,一只毫无特别之处的小蝙蝠,既不勇敢,也不无畏,什么都不是。

“无用的人类,”福斯塔夫这么说着,“我们应该飞下去吓吓他们。”

“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头发缠在一起。”诺望说。

“我们应该在他们身上撒尿。”斯嘉说。

每个人都笑够了以后,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有谁建议说:

“我们应该偷一些火。”

没有人比格里芬对这话更感到吃惊了,因为这是他自己说出来的。他这一生中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大胆的话,而现在每个人都在盯着他,卢娜的嘴角带着微笑,几乎是崇拜地看着他。

“偷火。”她说道,好像在斟酌着一个有趣的事情。

“干什么用?”福斯塔夫想知道。

格里芬的眼睛重新投向那燃烧着的火焰,脑子里翻腾不止。他怎么会说出这话来的?

“嗯,”他没有把握地开始说道,“猫头鹰有火,为什么我们不该有?”

几年前,猫头鹰曾用他们的火烧毁了老树洞,那是他爸爸的错,小不点偷看了太阳,那时这是违反法律的,并且被放哨的猫头鹰看见了。

“但是我们能用它做什么呢?”斯嘉想知道。

“我是说,”格里芬重复道,“他们拥有的我们也应该拥有,这才公平。”

“但是我们现在和鸟类和平相处了。”

“那并不说明我们会一直和平相处。”格里芬指出，“再说野兽呢？或者人类呢？如果他们想和我们打仗怎么办？要是我们有火不是更好吗？万一有用呢？”

他们的眼睛都看着他，他喜欢他们这样看着他。他们都在听我说话呢。而他就那么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话。然而，他以前就在心里这么想过，但那不过是想像而已。当然，通常他想像的都是些末日场景。

“不仅如此……”他说着让自己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

“什么？”诺望轻声轻气地问道。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取暖。”

他们面面相觑，对此没有把握。

“噢，当然，天气现在很暖和，”格里芬继续说，“但是不用多长时间就会变冷的，冷得使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要不就会给冻死！”

其他的新生蝙蝠都惊得一颤。

“那就是我们迁徙的原因啊。”卢娜提醒他。

“的确，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一直在考虑迁徙的事，我认为那实在是个坏主意。”

“我们这么做有几百万年了！”斯嘉大声说道。

“我知道，但这很可笑。”格里芬伤心地摇摇头说道，“我们的老树洞就在这里，是个很不错的栖息地点，然而每个秋天我们都要离开，飞越千山万水到越冬巢去，把整个冬天都睡过去，然后明年春天再大老远飞回来。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如果我们弄些火来，让它在老树洞里燃烧一整个冬天，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费事地去迁徙了！”

“但是我愿意迁徙，”卢娜微笑着说，“那很有趣的。”

“是啊。”诺望、斯嘉和福斯塔夫齐声赞同道，但是格里芬注意到，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热情。

“有趣？”格里芬说着若有所思地呼出一口气，“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把它称作有趣，那是一个漫长的旅行，你们会遇上风暴、闪电、冰雹、严寒。每年都有蝙蝠活不下来。我的意思是，看看聚居地那些上了年纪的雌蝙蝠吧，她们都很虚弱，几乎无法再自己去捕食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从来没有迁徙过。谁说我们就强壮得足以活下来呢？”

“我们能活下来。”斯嘉看着其他人说道，他希望得到大家的肯定。

“看看发生在我爸爸身上的事吧，”格里芬提醒他们，“被卷入风暴，吹到了海上。”

这让他们停顿了片刻。

“可是他活下来了。”卢娜说道。

“他很幸运。你就想像一下自己沿着海岸飞翔，然后突然来了风暴，你被吹到海上，波涛翻滚，大雨和冰雹铺天盖地地落下来，你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然后，扑通一声，就那么掉进了水里，水漫进了你的鼻子，湿透了你的翅膀，使你变得又重又冷，你只能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海洋的深处！”

福斯塔夫咽了口唾沫。诺望焦虑地改换了一下姿态，同时翅膀吱吱响了一声。他们都紧盯着格里芬，而他几乎要笑出声来了。

“我不是说这些就一定会发生在我们中的什么人身上，”他继续说道，“但是你们不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可以选择是要迁徙还是要留在老树洞吗？我们偷一些火，我们就多了一个选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加快了说话的速度，“一个选择！这样弱小的蝙蝠就不用害怕，年老的和体弱的也不用害怕了！这样我们就不用做自然环境的牺牲品了，而是控制它们，从而变成自己命运的主人！”

他的话说完了，气也快喘不上来了。他看着这些新生蝙蝠，他们也张着嘴看着他。那些关于命运的话他很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